



大会

Distr.: General
9 July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7(a)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马
马·法蒂玛·辛加特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2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9/50](#)。



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的报告

摘要

在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26](#)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中，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介绍了一份专题报告，说明技术在助长、加剧和实施各种形式的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对儿童构成的现有威胁和新出现的威胁，以期根据国际标准提出具体建议，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一. 引言

1. 在本报告中，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查了滥用现有技术和新兴技术加剧和扩大儿童面临的风险、伤害和一切形式的买卖、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问题，以期提出有助于预防和应对这一祸害的具体建议。她还旨在进一步加强任务规定的工作。¹
2. 为编写报告，特别报告员请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联合国机构、国家人权机构、执法机构、民间社会和热线组织、学者、律师、政策专家、儿童保护官员、教育工作者、社区和儿童就现有挑战和应对这一现象的实际范例提供资料。² 她收到了超过 65 份提交的材料，并感谢所有利益攸关方给予的合作。
3. 特别报告员还对儿童基金联盟、儿童权利联通组织、地球社、欣塔洛翁儿童权利基金会和新不伦瑞克大学全球儿童研究方案的儿童和青年顾问成员的宝贵参与表示赞赏。她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儿童和青年进行了接触，并对他们提出的有意义的意见和见解深表感谢。

二.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

4. 特别报告员自 2024 年 1 月 5 日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以来所开展活动的资料如下。³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与其他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 29 份来文。⁴ 发布的新闻稿和声明的完整清单可在任务负责人网页上查阅。⁵
6. 2024 年 3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提交了上述关于娱乐业中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问题的报告。
7. 3 月 6 日，作为瑞士卢塞恩大学人权伦理课程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在卢塞恩大学发表了客座演讲，介绍了她作为任务负责人的作用。
8. 3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中心，并与学者和专家就其各自的项目进行了会谈。

¹ 见 A/HRC/28/56；A/HRC/12/23；E/CN.4/2005/78/Corr.1；和 E/CN.4/2005/78/Corr.2。

² 见 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4/call-input-existing-and-emerging-sexually-exploitative-practices-against。

³ A/HRC/55/55。

⁴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Mandates?m=288>。

⁵ 见 www.ohchr.org/en/latest?field_content_category_target_id%5B158%5D=158&field_content_category_target_id%5B162%5D=162&field_content_category_target_id%5B161%5D=161&field_content_category_target_id%5B159%5D=159&field_entity_target_id%5B1294%5D=1294。

9. 5月16日，特别报告员以虚拟方式参加了国际终止儿童卖淫和贩运组织在尼泊尔举办的一次区域宣传活动，主题是让娱乐业参与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

10. 5月27日至31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国际终止童妓组织在塞内加尔举办的一次区域讲习班，以交流西非和中非在打击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方面的经验教训。

11. 6月6日，特别报告员发起了题为“Z世代对技术助长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看法”的青年人权挑战活动。⁶

12. 特别报告员高度赞赏德国政府接受她于2024年10月14日至25日进行正式国别访问的请求，并期待进行建设性对话。

13. 特别报告员还要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邀请她在2025年第一季度进行国别访问。

三. 数字环境中现有和新出现的针对儿童的性剥削做法

A. 利用技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普遍程度

14. 虽然现有和新兴形式的技术为保护和维护儿童权利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但其快速、不断发展和前所未有的能力也带来了重大风险。⁷ 据估计，全球每三个互联网用户中就有一个是儿童，每半秒钟就有一个儿童第一次上网。⁸ 今天的儿童在数字环境中花费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近80%的15-24岁的儿童和年轻人是全球互联的推动力量，而在其他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65%。⁹ 虽然获取技术的机会并不能决定儿童从技术中获得的价值，但对许多研究和报告的审查表明，数字环境中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持续存在，且其表现形式不断加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方法上。¹⁰

15. 在一项研究中，儿童之光全球儿童安全研究所估计，去年全球约有3.02亿儿童成为网络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受害者。¹¹ 该研究显示，全球12.6%的儿童是非

⁶ 见 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sale-of-children/1st-youth-human-rights-challenge。

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专家对新出现的网上儿童性虐待剥削做法感到震惊”，2024年2月5日。

⁸ 国际电信联盟(ITU)，《儿童在线保护行业指南》(2020年，日内瓦)。

⁹ 国际电联，“衡量数字发展：2023年的事实和数字”(2023年，日内瓦)。

¹⁰ 见瑞典儿童监察员、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萨尔瓦多、瑞士、班加罗尔达亚南达萨加尔大学和#MyImageMyChoice(我的形象我做主)组织的意见。

¹¹ 儿童之光-全球儿童安全研究所，《全球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摆脱困境指数：2024年报告》(爱丁堡，2024年)。

自愿的交流以及性图像和视频分享和接触的受害者。¹² 此外，世界上有 12.5% 的儿童曾受到网上引诱。

16. 联合国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 WeProtect 全球联盟进行的#MyVoiceMySafety 民意调查¹³ 显示，十分之八的儿童认为儿童“可能”或“非常可能”经历可能伤害他们或使他们感到不安全的事情。45% 的受访者认为性剥削是在网上结识新朋友时最大的风险。

17. 来自“破坏性伤害”项目¹⁴ 的研究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多达 20% 的互联网使用儿童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在东部和南部非洲以及东南亚的 12 个国家经历过在线性剥削或虐待。¹⁵ 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没有告诉任何人，并且在大多数国家，犯罪者是儿童已经认识的人。在那些向别人说到性剥削或虐待情况的儿童中，大多数人都向朋友倾诉，很少有人求助于相关部门或热线等正式的报告机制。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其他基于人口的调查显示，每 5 个青年中就有 1 人曾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网上接触到色情材料，每 9 个青年中就有 1 人曾在网上受到性引诱。¹⁶

18. 自 2010 年以来，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数量成倍增长，当时的报告数量还不到 100 万份。¹⁷ 根据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的数据，2023 年疑似儿童性剥削和虐待的报告比上一年增加了 12% 以上，报告数量超过 3 620 万份，包含超过 1.05 亿个数据文件。¹⁸ 令人震惊的是，7 至 10 岁儿童自制性虐待材料¹⁹ 的报告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增加了 360%。²⁰

19.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Meta 从其平台上删除了 9 万多个账户。²¹ 然而，根据收到的资料，每天约有 10 万名 Facebook 和

¹² 爱丁堡大学，“Scale of online harm to children revealed in global study”，2024 年 5 月 28 日。

¹³ 见 www.weprotect.org/youth-consultation-survey。

¹⁴ 见 www.end-violence.org/disrupting-harm。

¹⁵ 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提交的材料。

¹⁶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线暴力侵害儿童：卫生系统和卫生保健提供者可以做什么”，2022 年 6 月。

¹⁷ 制止对儿童暴力，“EU’ s proposed new legislation promises brave new (online) world”，2022 年 6 月 23 日。

¹⁸ 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2023 CyberTipLine report”，2024 年。

¹⁹ 国际标准尚未就替代术语达成一致。本报告使用了“自制儿童性虐待材料”一词，但同时澄清，使用这一术语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受害者-幸存者所遭受的任何虐待或剥削行为归咎于他们或让其承担任何责任。

²⁰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20,000 reports of coerced ‘self-generated’ sexual abuse imagery seen in first half of 2022 show 7- to 10-year-olds”，2022 年 8 月 8 日。

²¹ 见 Meta 提交的材料。

Instagram 的儿童用户受到在线性骚扰，²² 包括接触到成人生殖器的照片。²³ 算法建议、标签和犯罪者可以与之建立联系的建议账户加剧了这一现象。²⁴

20. 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平台和在线服务提供商在其提供服务的每个司法管辖区中都没有有效的本地存在，使得信息和本地数据共享、合作和/或执行无效或不可能。²⁵ 与全球北方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儿童友好型用户战略和政策的绩效和实施情况有所不同。²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对 X(前 Twitter)提起民事处罚诉讼，指控其忽视虐待儿童的内容，²⁷ 并在 2023 年对谷歌发出正式警告，称其未能管理对儿童有害的内容。²⁸

21. 犯罪者不断寻找新的先进方法来破解和进入平台和公务部门，同时隐藏他们的数字足迹。执法机构正在与这一趋势作斗争，包括打击用于通知犯罪网络和为其他犯罪者提供路标的“数字途径”和“面包屑”。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出说明迫切需要采取不容讨价还价的行动，并需要充分遵守以儿童为中心、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和基于人权的尽职调查，以及对现有和新兴技术的内容审核、分发和扩增进行监管。正如管理其他行业的安全协议和标准保证了公众的安全一样，技术产品开发也应强制确保问责制。²⁹

B. 相关国际人权标准

22.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每个社会对待每个儿童的最低标准和总体原则，其基础是不歧视原则(第 2 条)、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第 3 条)、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原则(第 6 条)以及尊重儿童的意见原则(第 12 条)。

23. 《公约》除其他外规定，缔约国必须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包括引诱或胁迫从事任何非法的性活动、利用儿童卖淫或从事其他非法的性活动，以及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第 34 条)；防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第 35 条)；保护儿童免遭有损儿童福利的任何

²² 见促进透明伙伴组织提交的材料。

²³ Katie McQue, “Meta documents show 100,000 children sexually harassed daily on its platforms”, 《卫报》，2024 年 1 月 18 日。

²⁴ 儿童法国际联盟,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ddressing challenges to protect children’s rights from 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2024 年 1 月 10 日。

²⁵ 见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²⁶ 见 Meta 提交的材料。

²⁷ 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 “eSafety initiates civil penalty proceedings against X Corp.”, 2023 年 12 月 21 日。

²⁸ 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 “Formal warning: under section 58 on the *Online Safety Act 2021* (Cth)”, 2023 年 10 月 3 日。

²⁹ 见卢塞恩大学提交的材料。

方面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剥削之害(第 36 条)。正如大会所确认的那样,在数字环境中也必须保护适用于网下的同样权利。³⁰

24.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也要求缔约国禁止公约第 2 条和第 3 条规定的行为,并将其定为刑事犯罪,无论这些罪行是在国内还是跨国实施,是个人实施还是有组织地实施的。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术语指南进一步补充了不同形式的虐待,弥补了法律定义和分类方面的差距。³¹

25.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关于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权利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中指出,与信息和技术有关的儿童保护风险包括以下重叠领域:(a) 利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以制作虐待儿童的视听图像;(b) 拍摄、制作、允许拍摄、颁发、展示、持有或公布不正当照片或假照片(“合成照片”)和儿童视频以及嘲弄某个儿童或某类儿童的视频。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儿童作为信通技术的使用者也是:(a) 可能使他们接触实际或潜在有害内容的信息的接收者;(b) 他们还通过技术手段与他人联系,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骚扰、盯梢骚扰(“引诱”儿童)、诱骗、胁迫和/或为参与性活动与陌生人线下见面。

26. 在关于数字环境中儿童权利的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中,委员会规定,各国应确保数字服务提供商积极与儿童接触,采用适当的保障措施,并在开发产品和服务时适当考虑儿童的意见。这也符合《公约》第 12 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儿童应有意义地参与影响到他们的一切事务,并应按照他们的年龄和成熟度,对他们的意见给予适当的考虑。

27. 虽然企业可能没有直接参与实施有害行为,但它们可能通过数字服务的设计和运营,导致或助长儿童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受到侵犯。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儿童权利与企业原则》,所有企业都有责任查明、评估和消除人权影响,并对其自身业务及其价值链中的业务开展人权尽职调查(即使它们没有造成实际或潜在的人权影响),同时采取适当行动,通过合法程序提供补救。

28. 儿童权利委员会还在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中建议,各国要求商业部门在儿童权利方面尽职尽责,特别是开展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并执行在设计、工程、开发、运营、分销和营销其产品和服务方面遵守最高道德、隐私和安全标准的监管框架、行业守则和服务条款。

29. 应设计强有力的年龄验证和适龄系统,以防止儿童访问与年龄不符的有害内容,并通过广泛传播便于儿童获取的信息,为儿童提供低门槛的报告和支持渠道,同时符合数据保护和保障要求。

³⁰ 见大会第 77/320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32/13 号决议。

³¹ Susanna Greijer 和 Jaap Doek, *Terminology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Abuse*(曼谷,国际终止童妓组织,2016 年)。

30. 根据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为了使权利具有意义，缔约国应确保适当和有效的司法和非司法补救机制得到广泛宣传并可供所有儿童及其代表随时使用。框架应包括查明受害儿童、对其进行治疗和后续照料以及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措施。

31. 必须指出，在编写本报告期间，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公约》和即将签署的《未来契约》，包括其两份成果文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的讨论仍在进行中。特别报告员为契约的零稿提供了投入，以确保纳入基于人权和对儿童敏感的做法，包括落实儿童保障措施和儿童的有意义参与。³²

C. 现有挑战

32.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者和贩运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改变和调整其作案手法，以锁定目标受害者。³³

网络性骚扰

33. 犯罪者经常向儿童发送未经请求和不受欢迎的性挑逗、评论、信息和视觉材料，³⁴ 这是通过社交网站和短信服务³⁵ 发送的。这种形式的虐待还可能涉及披露受害者的个人或身份细节(称为“人肉搜索”)。³⁶ 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报告机制没有得到广泛共享，也不为人所知，在查明犯罪者方面效果不佳。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很少通过这些应用程序收到对其投诉的充分回应，犯罪者只需创建新的虚假账户，继续对受害者进行网络跟踪、骚扰和人肉搜索。³⁷

未经同意的基于图像的虐待

34. 基于图像的虐待涉及在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创建、捕捉、录制、分发和/或威胁分享受害者的私密或色情的材料。³⁸ 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生活中普遍存在。未经同意的基于图像的虐待可能是被数字化修改和深度伪造的图像，³⁹ 这些图像是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公共或私人环境中秘密获得(包括“裙底偷拍”和“向下偷拍女性胸部”)或通过引诱、诱骗或胁迫获得的；施虐的亲密

³² 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马马·法蒂玛·辛加特关于未来契约零稿的信，2024 年 2 月 8 日。

³³ 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荷兰国家人口贩运问题特别报告员、班加罗尔达亚南达萨格尔大学和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³⁴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瑞典分会提交的材料。

³⁵ Elizabeth Reed 等人，“Cyber sexual harassment: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substance use, poor mental health, and STI history among sexually active adolescent girls”，《青少年期刊》，第 75 卷(2019 年 8 月)。

³⁶ 见 [A/77/302](#)。

³⁷ 国际终止童妓组织瑞典分会和国际计划组织提交的材料。

³⁸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世卫组织，“技术助长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评估证据和数据收集”，2023 年 3 月。

³⁹ 见多伦多大学提交的材料。

伴侣、人贩子、儿童性虐待犯罪者、黑客和其他人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持对受害者的权力和控制。⁴⁰

35. 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和在线论坛上所谓的匿名“曝光账户”正在增加，这些账户已被淡化为同龄人之间为维持社会纽带和性别认同的一种“视觉八卦”形式。⁴¹ 儿童的姓名、年龄、学校和社交媒体账户经常被写在传播的性侮辱内容中，这使得其他人更容易识别和骚扰受害者。⁴² 儿童很少意识到他们正在实施性犯罪。这些账户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举报或删除，但到那时可能已经与很多其他用户分享了这些信息。

自制的儿童性虐待材料

36. 虽然涉及儿童和由儿童生成的性内容本身并不一定是非法或错误的，但该问题是复杂的，需要认真关注。这种做法往往是青少年同伴压力、性发育方面的探索或同伴间自愿性短信的产物，也可能是胁迫性诱导和性勒索。⁴³

37. 色情内容有可能在数字环境和线下、从私人到公共、在各种场景和形式下，甚至超越并违背儿童的意愿传播，这使得追踪和删除这些内容非常困难。它是最主要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类型之一，据报道通过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平台、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免费色情网站、陪护网站、网络摄像头性爱直播网站和其他商业网站传播。⁴⁴

38. 超过十分之九的儿童——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目标、被欺骗、被诱导、被操纵、被勒索和被强迫制作和向犯罪者分享自己的性材料。⁴⁵ 来自互联网观察基金会的新数据显示，在所调查的含有“自制”图像的网站上，五分之一以上(21%，即 54 250 个网页)包含最严重的虐待内容，即所谓的 A 类(包括插入、兽交和性虐待)，犯罪者在专门的儿童性虐待网站和论坛上广泛分享这些内容。⁴⁶

39.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交媒体上存在很大的账户网络，公开宣传和交易自制的儿童性虐待材料，信息交换、关键词搜索、标

⁴⁰ Sophie Maddocks, “Image-based abuse: a threat to privacy, safety, and speech”, Media Well, 2023 年 3 月 15 日。

⁴¹ Katrine Bindesbøl Holm Johansen, Bodil Maria Pedersen 和 Tine Tjørnhøj-Johansen, “Visual gossiping: non-consensual ‘nude’ shar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Denmark”, 文化、健康和性, 第 21 卷, 第 9 期(2019 年)。

⁴² 见终止儿童卖淫和贩运组织瑞典分会提交的材料。

⁴³ 见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提交的材料。

⁴⁴ 见瑞典儿童工作监察员提交的材料。

⁴⁵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Self-generated’ child sexual abuse”,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2023 年年度报告。可查阅 www.iwf.org.uk/annual-report-2023/trends-and-data/self-generated-child-sex-abuse/。

⁴⁶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Under 10s groomed online ‘like never before’ as hotline discovers record amount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24 年 1 月 17 日。

签、礼品卡相关交易和用户建议推荐系统为买卖双方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⁴⁷ 据该观察站称，这种商业化往往复制合法的独立成人内容制作模式，即发布有关各种行为的图像的内容“菜单”，管理成人演员的追随者和粉丝网络，以及定制产品的内容包。账户还可能宣传更危险的服务(例如面对面的性接触)或描述身体自残的媒体。

40. 此外，令人关切的是，儿童可能会因其在胁迫下制作的性内容而被追究责任，而不是被视为受害者。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如果此类“材料是在胁迫、敲诈或其他违背儿童意愿的不当压力下制作的，则应将那些迫使儿童制作此类内容的人绳之以法。如果这些图像随后被作为儿童性虐待材料分发、传播、进口、出口、提供或出售，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也应承担刑事责任。”⁴⁸ 委员会在其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不应因儿童拥有或制作仅供其个人使用的图像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日益增长的同伴暴力趋势，各国应侧重于预防，并尽一切努力创造和使用刑事司法对策以外的方法。

对儿童的性勒索

41. 社交媒体平台、聊天室和游戏网络是许多招募活动的起点。⁴⁹ 从第一条信息开始，与儿童的对话可以在短短 19 秒内升级为高风险的诱骗情况，平均诱骗时间仅为 45 分钟。⁵⁰ 施害者在取得他们的信任、分享个人信息或色情内容、使其参与涉及性活动的关系或角色扮演游戏、以金钱或虚拟游戏币换取性活动、以及开展其他形式的剥削方面往往采用各种策略和心理操纵，结交、奉承、引诱和胁迫儿童受害者。⁵¹

42. 全球执法部门，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加拿大皇家骑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打击犯罪局和新西兰警方，针对具有有组织犯罪特征的针对儿童的金融“性勒索”犯罪迅速增加发出了公共安全警报，⁵² 其中指出以美国、西非和东南亚为基地的犯罪分子和帮派的行为模式、动机和脚本的变化，⁵³ 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多方面挑战，包括执法困难以及司法和技术障碍。⁵⁴

⁴⁷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测站，“Cross-platform dynamics of self-generated CSAM”，2023 年 6 月 7 日。

⁴⁸ 见 [CRC/C/156](#)。

⁴⁹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和保护儿童国际提交的材料。

⁵⁰ WeProtect 全球联盟，2023 年全球威胁评估(2023 年)。

⁵¹ 见班加罗尔的达亚南达萨格尔大学以及社会安全和促进透明伙伴组织提交的材料。

⁵² 澳大利亚打击儿童剥削中心，“AFP joins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deliver joint warning about global financial sextortion”，2023 年 2 月 7 日。

⁵³ 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Sextortion: a growing threat targeting minors”，2024 年 1 月 16 日。

⁵⁴ Avi Jager 和 Hezi Jenik，“Online sextortion: rising tides, new motivations, and unique solutions”，Active Fence，2023 年 9 月 28 日。

43.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在 2023 年上半年接获涉及儿童性勒索的举报数目较 2022 年全年增加 257%。⁵⁵ 公布的新数据显示，十几岁的男童最有可能因犯罪者的经济动机而成为目标，而女童似乎更容易因犯罪者要制作更多色情材料而成为目标。⁵⁶ 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者通常会创建一个虚假帐户，并与儿童进行对话，假装是其他人，没有共同的朋友。⁵⁷ 他们佯装对儿童有浪漫的兴趣，不久之后就会利用获得的儿童性图像或视频敲诈或勒索儿童的钱财或更多色情材料。⁵⁸ 这不仅使儿童不断为材料可能被传播或上传而苦恼，而且还会造成严重影响，包括自残或自杀。

44. 有时，这些图像或视频是在儿童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或经过数字处理。在男童受害者的情况下，施害者往往使用虚假的女性账户或伪装成十几岁的女童，而皮条客和贩运者则使用“情哥”的方法来获得女童的个人资料和剥削女童，特别是那些面临经济和社会困难的女童，使其受到性剥削。⁵⁹ 还有一种风险是，事件转变成直接诱骗和在私人租赁住所的实际会面。⁶⁰

儿童性虐待的直播

45. 儿童性虐待的直播是一个既定的现实，并构成了严重的独特挑战，需求方的犯罪者躲在他们的屏幕后面，通过在聊天室打字和/或在视频通话中即时口述虐待行为，付钱实时指挥针对儿童的有辱人格待遇和性暴力的特定行为。⁶¹ 这相当于他们自己虐待儿童。

46. 2020 年，臭名昭著的“N 号房”案件据称涉及约 26 万名男性，他们利用并强迫年轻女性和女童在一个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的一系列聊天室中拍摄色情和性虐待的视频，然后将其出售以牟利。⁶² 公众的愤怒导致大韩民国进行了重大法律修改并加大了处罚力度。⁶³

47. 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协助者或施害者可能不与受害者共处一室，也可能不在同一个国家。⁶⁴ 《危害程度》调查得出的令人震惊的结论是，菲律

⁵⁵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Hotline reports ‘shocking’ rise in the sextortion of boys”，2023 年 9 月 18 日。

⁵⁶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Teenage boys targeted as hotline sees ‘heartbreaking’ increase in child ‘sextortion’ reports”，2024 年 3 月 18 日。

⁵⁷ Jager 和 Jenik，“Online sextortion”。

⁵⁸ 见犯罪司法所和国际儿童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⁵⁹ 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FBI and partners issue national public safety alert on financial sextortion schemes”，2023 年 12 月 19 日。

⁶⁰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和保护儿童国际提交的材料。

⁶¹ 见国际司法团和国际儿童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⁶²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韩国妇女协会联合会和韩国联合国人权政策中心，为大韩民国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四十二届会议编写的联合利益攸关方报告，2023 年 3 月。

⁶³ 见国际儿童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⁶⁴ 见国际司法团提交的材料。

宾有近 50 万儿童被贩卖以制作儿童性剥削材料，而贩卖者往往是儿童的亲属或认识的人。⁶⁵ 来自全球南方的儿童主要是来自西方或英语国家的男性犯罪者的目标。⁶⁶

D. 新出现的挑战

48. 新兴技术不仅有可能复制困扰当前数字生态系统和技术环境的现有安全问题，而且如果不加以缓解，还会加剧和助长对儿童的更严重威胁。

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

49. 深度伪造、裸体化、去老化、人工智能嵌入式端对端文件共享和语音克隆等技术继续增强和扩展现有的恶意利用儿童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方法。⁶⁷ 超过 96% 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色情作品是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制作的。⁶⁸

50.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技术实现武器化：(a) 文本到图像模式，即用户输入他们希望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的描述(也称为提示)，包括喜欢的场景、个人、风格、姿势或活动；(b) 图像到图像模式，将图像和文本提示作为输入或基础，创建人工智能生成的新的儿童性虐待材料；以及(c) 修补，这是一种图像到图像技术，其允许用户指定他们希望改变的真实图像的具体区域，甚至是最细微的细节。⁶⁹ 这些方法几乎不需要与儿童互动，并且这些材料可以很容易地在离线状态下访问和下载，使公司和执法部门被蒙在鼓里，没有监督的机会。⁷⁰

51. 这些方法为犯罪者提供了一个门户，他们要么将原始的儿童性虐待材料改编和定制为新的内容，将已知或未知儿童的可访问良性内容(也是施害者感兴趣的内容)⁷¹ 制作和篡改成为性虐待材料，要么从零开始创建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⁷² 此种材料可能极其逼真，令人信服，与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真实图像、视频和音频无法区分，也可能看起来像合成的和非摄影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图像和视频，如漫画或图画。

⁶⁵ 国际司法团和诺丁汉大学权利实验室，“*Scale of Harm Research Method,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Trafficking to Produc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Material in the Philippines*” (2023 年)。

⁶⁶ 见国际司法团提交的材料。

⁶⁷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及多伦多大学提交的材料。

⁶⁸ 见 [A/HRC/56/48](#)。

⁶⁹ 见犯罪司法所提交的材料。

⁷⁰ 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提交的材料。

⁷¹ Resolver, “COITP: how predators hide in plain sight”, 2023 年 9 月 28 日。

⁷² 见多伦多大学、儿童权利信息网和国际终止童妓组织瑞典分会提交的材料。

52. 犯罪者还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生成关于如何实施此类犯罪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模仿自然人类语言并提供行为提示，使他们能够以自动化和更有针对性的方式诱骗儿童，⁷³ 并通过胁迫受害者和篡改证据来掩盖事实和避免被起诉。⁷⁴

53. 仅在 2023 年，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就收到了 4 700 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的描述儿童性剥削和虐待内容的报告(这是 2023 年才开始跟踪的类别)。⁷⁵ 在为期一个月的初步调查中，互联网观察基金会发现了 11 108 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这些图像张贴在一个暗网论坛上，据信很有可能是违法图像，而且描绘的是儿童，包括婴儿、幼儿和小学生。⁷⁶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进一步对 2023 年处理的 51 个统一资源定位发出警告，这些统一资源定位包含可操作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图像，其中 42 个看起来像“真实的”图像。⁷⁷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的分析人员指出，与传统形式相比，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很难进行散列处理。⁷⁸

54. 在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的一项研究发现，LAION-5B(一个包含 50 亿张图片的数据集)包含 1 000 多个含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的统一资源定位。⁷⁹ 该数据集和其他相关数据集已被用于训练著名的人工智能平台和图像生成器，如 Stabel Diffusion 和 Google 的 Imagen。如果不对用于训练这些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集进行严格监控和访问，就不可能证明没有实际的有害来源或儿童性虐待材料被使用。⁸⁰ 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出质量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生成的材料也会更加逼真，这将使逼真的全动态视频内容成为普遍现象。据报道，互联网观察基金会已经看到了第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短片。⁸¹

55. 这将转而影响执法部门对案件的侦查和优先排序，使得越来越难以分类、区分和识别受害者，以及确定是否有真正的儿童处于危险之中，或者确定某些元素是否被篡改(例如，所描绘的地方或行为是否真实)。⁸² 这可能导致潜在的调查人员花费时间和资源去营救可能只是虚拟人物的儿童，或者等待对所生成内容的质量进行进一步验证。至关重要的是，在许多国家，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

⁷³ 参见 eSafety 提交的资料。

⁷⁴ Thorn, “Thorn and All Tech is human forge generative AI principles with AI leaders to enact strong child safety commitments”, 2024 年 4 月 23 日。

⁷⁵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提交的材料。

⁷⁶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How AI is being used to create child sexual abuse imagery”，2023 年 10 月。

⁷⁷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AI generated child sexual abuse”，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2023 年年度报告。可查阅 www.iwf.org.uk/annual-report-2023/trends-and-data/ai-generated-child-sexual-abuse/。

⁷⁸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How AI is being used to create child sexual abuse imagery”。

⁷⁹ 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CSAM in generative ML training data and models”，2023 年 12 月 23 日。

⁸⁰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及其澳大利亚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⁸¹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How AI is being used to create child sexual abuse imagery”。

⁸² 见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提交的材料。

地位、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的制作⁸³ 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指南的制定都会产生法律问题，这些材料可能不会被定为犯罪。⁸⁴

56. 这类材料的数量和流通量往往使犯罪者能够将定制内容商业化并从中获利，并压低儿童性虐待材料的价格，这可能导致犯罪者制作更多材料。⁸⁵ 这些材料有时是通过平台上的付费广告赞助的，⁸⁶ 也很容易通过主要搜索引擎上排名靠前的网站找到。⁸⁷

57.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错误地宣传为一种“无害”的方法，就像犯罪者声称观看儿童性虐待材料是无害的一样，理由是它已经存在，它“只是一张图片”或“幻想”，因为他们没有主动接触儿童和/或创造新的材料。⁸⁸ 与这一观点相反，所开展的研究发现，52%的答复者担心观看儿童性虐待材料可能导致对儿童的性行为，44%的答复者说，观看儿童性虐待材料使他们考虑寻求与儿童接触，37%的答复者说，他们在观看儿童性虐待材料后曾寻求与儿童直接接触。⁸⁹

58. 人工智能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不是简单的“编造”的材料，而是对有人刻意寻求的技术策展的回应。它使暴力文化永久化，并可能使人麻木不仁。围绕其有形性的辩论不应降低其严重性及其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实际影响。⁹⁰

延展实境(XR)技术

59. 随着这一消费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持续快速增长(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1.4 万亿英镑)，⁹¹ 延展实境技术为犯罪者接触儿童、流传儿童图像、剥削和性虐待儿童创造了新的方式，尤其是在没有法律限制或强有力的年龄保证措施的情况下。⁹² 这一技术融合了虚拟和现实世界，创造出更具侵入性和超现实感的材料，对触觉、视觉等感官产生更大的影响。⁹³ 2024 年年初，一则令人深感

⁸³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提交的材料。

⁸⁴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How AI is being used to create child sexual abuse imagery”。

⁸⁵ 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⁸⁶ 见 Alana 提交的材料。

⁸⁷ Clare McGlynn，“New: deepfake nudes and why Google must act”，2023 年 10 月 4 日。

⁸⁸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及 Suojellaan Lapsia 提交的材料。

⁸⁹ Suojellaan Lapsia，“CSAM Users in the Dark Web: Protecting the Children through Prevention”，2021 年。

⁹⁰ 见国际儿童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⁹¹ 普华永道印度尼西亚，“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could deliver a £1.4 trillion boost to the global economy by 2023 - PWC”，2020 年。

⁹² WeProtect 全球联盟，“Extended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2023 年 2 月 28 日。

⁹³ 见 eSafety、虚拟现实对儿童的风险组织、国际终止童妓组织和 ODI 提交的材料。

忧虑的消息传出：据报道，联合王国警方正在调查一起据称由几名成年男子在虚拟现实游戏中轮奸一名儿童头像的案件。⁹⁴

60. 反数字仇恨中心的研究发现，包括儿童在内的用户每七分钟就会受到虐待行为的侵害，如色情和性内容、欺凌、性骚扰、诱骗和种族主义。⁹⁵ 犯罪者通过类似儿童的头像或滤镜展示自己，并利用“私人空间”与儿童互动和加深关系，还在网络中分发儿童性虐待材料，而不被人听到或看到。⁹⁶ 一些应用程序允许用户通过创建他们自己的幻想角色或场景来生成不雅的合成图像。⁹⁷ 其他合法的游戏允许用户到户外冒险和探索真实地点，从而带来接触风险和当面诱骗的机会。

基于加密货币的儿童性虐待材料销售

61. 虚拟货币几乎成为虐待材料支付的主要选择，因为它具有匿名性，⁹⁸ 可以逃避传统金融机构和执法部门的侦查，因此很难追踪和跟踪非法交易。⁹⁹ 2023 年，互联网观察基金会调查了 2 809 起对提供儿童性虐待材料支付选项的商业网站的报告，其中包括 845 起提供加密货币作为支付选项的情况，涉及 332 个独特的统一资源定位。¹⁰⁰

62. 此外，2023 年，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施害者还使用加密货币购买互联网域名和其他平台，以招募受害者和客户，并且客户使用加密货币在以前用于交易性虐待材料的审查工具网站上购买高级会员资格。¹⁰¹ Chainalysis 的研究发现，儿童性虐待材料的卖家正在使用“混币器”和“隐私币”等隐私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掩盖他们在区块链上的资金流向。¹⁰² 2023 年活跃供应商的平均寿命为 884 天，而去年为 560 天。

⁹⁴ Iain Drennan, “Virtual reality risks to children will only worsen without coordinated action”, WeProtect 全球联盟, 2024 年 1 月 3 日。

⁹⁵ 反对数字仇恨中心, “Facebook’s metaverse”, 2021 年 12 月 30 日。

⁹⁶ 见虚拟现实对儿童的风险组织提交的材料。

⁹⁷ WeProtect 全球联盟, “Extended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⁹⁸ 反对儿童色情制品金融联盟和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 “Cryptocurrency and the blockchain: technical overview and potential impact on commercial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2017 年 5 月。

⁹⁹ 见班加罗尔达亚南达萨加尔大学、Mulier、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⁰⁰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Commercial content”, 互联网观察基金会 2023 年年度报告。可查阅 www.iwof.org.uk/annual-report-2023/trends-and-data/commercial-content/。

¹⁰¹ 见 A/78/161。

¹⁰² Chain Analysis, “CSAM and cryptocurrency: on-chain analysis suggests CSAM vendors may benefit from privacy coins like Monero and other obfuscation measures”, 2024 年 1 月 11 日。

端到端加密

63. 不可否认的是，限时消失的信息、匿名化¹⁰³和缺乏内置儿童安全机制的端到端加密技术可以绕过传统的监控系统，从而掩盖犯罪活动。¹⁰⁴由 Suojellaan Lapsia 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30 000 多名活跃的在线儿童性犯罪者，该研究揭示，端到端加密信息应用程序正被用于搜索、查看和分享儿童性虐待材料。¹⁰⁵犯罪者通常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供安全性和隐私性，因为这种方式可以隐藏他们的身份，并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封闭的通信渠道。¹⁰⁶

64. 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或执法存在，犯罪者就能够掩盖其活动的所有痕迹，交换敏感信息，谈判价格，并以最小的数字足迹协调后勤，¹⁰⁷导致数据共享受限，故意对非法活动视而不见，并给打击这一现象造成不必要的障碍。¹⁰⁸

65. 一些科技公司不顾警告，采取非常措施推出端到端加密，这将对执法部门识别儿童受害者和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的能力造成灾难性影响。¹⁰⁹在分析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 2023 年报告的疑似儿童性虐待材料时，使用端到端加密和不使用端到端加密的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收到的材料显示，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的 WhatsApp 报告了 1 389 618 起儿童性虐待事件，而未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在启动默认端到端加密技术之前)分别报告了 17 838 422 起和 11 430 007 起儿童性虐待事件。¹¹⁰

66. 显然，围绕加密技术的讨论值得认真考虑。¹¹¹虽然有人提出了一些方法来提供进入端到端加密信道的“后门”替代手段，¹¹²但这些方法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们破坏了端到端加密固有的数学设计特性，从而降低了服务的完整性和安全性。¹¹³从隐私倡导者的角度来看，执法部门已经有了基于技术的调查技术，不需要破解加密，他们可以获得授权令来扣押特定嫌疑人的设备或查看通信元

¹⁰³ 见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⁰⁴ 见国际计划组织和澳大利亚反奴隶制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⁰⁵ Suojellaan Lapsia, “Tech platforms used by online child sexual abuse offenders”, 2024 年 2 月。

¹⁰⁶ 见 Suojellaan Lapsia 和 SLSN 提交的材料。

¹⁰⁷ 见马来西亚、黑山、斯洛文尼亚、Suojellaan Lapsia、国际计划组织、国际终止童妓组织、国际终止童妓组织瑞典分会、网络安全组织、多伦多大学、班加罗尔达亚南达萨格尔大学、马特和和平共生法学院提供的材料。

¹⁰⁸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和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⁰⁹ 虚拟全球工作队, “Technological tipping point reached in fight against child sexual abuse”, 2024 年 1 月。

¹¹⁰ 见地球社提交的材料。

¹¹¹ 见 Suojellaan Lapsia、隐私国际和儿童权利信息网提交的材料。

¹¹² Donagh O'Malley, “Child safety and end-to-end encryption: irreconcilable or a possible match?”, WeProtect 全球联盟, 2023 年 5 月 31 日。

¹¹³ 见爱沙尼亚和隐私国际提交的材料。

数据。¹¹⁴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完全取消加密，儿童，尤其是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儿童，可能会受到各种虐待、监管、监视、情报收集或其他侵入性数据行为的侵害。¹¹⁵

67. 在此背景下，不能孤立地处理端到端加密问题，因为安全、隐私、安全和儿童保护问题是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¹¹⁶ 讨论中必须考虑到包容、平衡、基于人权、交叉和儿童权利的方法，因为儿童是一个多样化的权利持有者群体——享有受保护、隐私、不受歧视、生命、健康和表达自由的权利——而加密的影响可能因其年龄、成熟度、背景、经验、观点、需求和身份而有很大差异。在注意技术解决主义的同时，可以通过儿童有意义的参与，以及考虑到影响所有儿童的社会问题，对技术进行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设计和监督，来解决每一个关切问题。¹¹⁷

“儿童网红”和“育儿分享”账户

68. 令人震惊的是，父母是涉及青春期前儿童，特别是女童的性内容的主要制作者。¹¹⁸ 那些管理儿童网红和“育儿分享”账户的人——通常是父母/照料者，他们还负责拍摄、编辑、制作和发布内容，以及促进商业关系——故意不予关注，这给由网红机构、广告公司、品牌经理等主导的、价值 240 亿美元的行业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¹¹⁹ 在这种背景下，儿童被商品化、被塑造，被用作帖子和软文广告，导致童年被品牌化和私人请求的出现。¹²⁰ 这些儿童内容中的大部分都无法观看，而是通过付费订阅和/或一次性收费私下提供。¹²¹

69. 流量清楚地表明了犯罪者为实现自身的性满足而将儿童性化的需求规模之大，¹²² 以及这些内容可能成为按需买卖、性虐待和剥削儿童的“门面”。¹²³ 国家、技术公司和在线服务提供商不应仅仅因为这些账户和网站由父母或照料者

¹¹⁴ 儿童权利信息网和捍卫我的数字形象组织，“*Privacy and Protection: A Children's Rights Approach to Encryption*” (2023 年)。

¹¹⁵ 见儿童权利信息网提交的资料。

¹¹⁶ 见 eSafety 和儿童权利信息网提交的资料。

¹¹⁷ 同上。

¹¹⁸ Michael Salter 和 Tim Wong, “Parental produc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a critical review”, 创伤暴力和虐待, 第 25 卷, 第 3 期(2024 年 7 月)。

¹¹⁹ 见埃塞克斯大学和 Plataforma Tres Voces por la Paz 提交的材料。

¹²⁰ Crystal Abidin, “Micromicrocelebrity: branding babies on the Internet”, M/C 杂志, 第 18 卷, 第 5 期(2015 年)。

¹²¹ 众议院, 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 “Oral evidence: influencer culture, HC 258”, 202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 Q219 (Catalina Goanta)。

¹²² Jenna Drenten, Lauren Gurrieri 和 Meagan Tyler, “Sexualized labour in digital culture: Instagram influencers, porn chic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attention”, 性别、工作和组织, 第 27 卷, 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¹²³ 见埃塞克斯大学提交的材料。

管理就认为它们风险低。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这种做法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犯罪分子在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时，从日常的父母/照料者经营的账户，即不是儿童公众人物、网红、表演者或“育儿分享”或“儿童网红”的账户中收集了多少儿童图像。

四. 对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影响不成比例

70. 数字环境强化和加剧了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交叉形式的歧视、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规范以及有害的男性气质模式。¹²⁴ 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儿童面临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风险更大。数字环境中的这种暴力导致了线下的暴力。¹²⁵ 其后果当然是非常真实的，可能造成短期和长期的社会和健康影响，¹²⁶ 包括恐惧、焦虑、抑郁、社会孤立、学习成绩差、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念头等。¹²⁷

71. 受害者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他们采取法律行动的意愿或可行性，尤其是那些不愿透露自己真实情况的人。¹²⁸ 与儿童进行的一些对话的结果表明，儿童认为执法机构不像对待线下暴力那样认真对待数字环境中的暴力。这也显示了在如何看待数字环境中的暴力方面存在的态度障碍。¹²⁹

72. 在《经济学人影响》进行的一项全球研究中，54%的18至20岁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在童年时期遭受过网络性伤害，大多数伤害是私下发生的。总体而言，68%的受访者通过私人短信发送服务收到过色情内容，29%通过私人图像和视频分享服务收到过色情内容，18%通过公开论坛社交媒体收到过色情内容。¹³⁰ 在受访者中，65%的人自认为是 LGBTQ+，57%的人自认为是残疾人，58%的人自认为是少数族裔/种族。

73. 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往往具有性别方面的影响，因为它依赖于性别方面的价值观和社会影响，构成了对女童和男童性活动作出不同判断的依据。¹³¹ 当今的霸权文化表征将此类行为正常化，男童和年轻男子通过持有未经授权的性材料赢得尊重和人气，这些材料成为数字市场上获取其他儿童身体的资本和商品，而性双重标准是指责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女童和年轻女性的图像

¹²⁴ 见儿童基金会和地球社提交的材料。

¹²⁵ 见 Global Kids Online 的提交的材料。

¹²⁶ 世卫组织，“网上暴力侵害儿童后果是什么？”，2022年1月10日。

¹²⁷ 见 www.unfpa.org/thevirtualisreal。

¹²⁸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和保护儿童国际提交的材料。

¹²⁹ 见 A/77/302。

¹³⁰ WeProtect 全球联盟，“Estimates of childhood exposure to online sexual harms and their risk factors: A global study of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18 to 20 years olds”，2021年。

¹³¹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瑞典分会提交的材料。

和视频在未经她们同意的情况下被传播，随后她们被指责并被认为首先要对(没有防止)虐待负责。¹³²

五. 作出全面和整体的回应，以推动所需的变革

74. 一些国家提供了实例，说明正在努力推动必要的变革，以更好地调动资源和应对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这些例子包括儿童参与决策进程；开展研究和试点项目；通过特定法律规章；向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医疗服务；通过国家行动计划、规程和战略；开展教育和宣传运动，促进数字素养；建立家长控制机制；建立反应中心和求助热线，包括匿名举报平台；在学校建立多专业团队，为儿童提供心理社会和社会教育支助服务；以及设立专门的预防犯罪单位和贩运受害者国家转介机制等。¹³³

75. 技术公司和在线服务提供商在推动应对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所需的变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业的自我监管和自愿方法。¹³⁴ 除非作出强制性规定，否则今后的努力仍将依赖于技术公司和在线服务提供商的善意。¹³⁵

以技术和监管标准为基准

76. 当务之急是将儿童权利纳入业务模式的主流，而不是在伤害发生后重新制定保障措施。隐私和安全的设计方法确保技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不受损害。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企业及其价值链必须整合强有力的审查机制和安全保护网，以确保进行全面的儿童权利尽职调查和定期影响评估(包括对其政策、运营、部署、算法和审核流程进行禁止调查和定期影响评估)，以评估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儿童的实际或潜在风险，并落实申诉机制和补救措施。¹³⁶

77. 加强整个行业的正当程序保障、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道德操守，从而有可能查明安全做法中存在的弱点；在其行动范围、绩效和在管辖区内的存在方面存在差异的地方；需要哪些创新和预防技术；以及需要执法的领域。¹³⁷ 在严重威胁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透明度方面的要求可能需要分享代码或

¹³² Marijke Naezer, “Only sluts love sexting: youth, sexual norms and non-consensual sharing of digital sexual images”, 性别研究杂志, 第 30 卷, 第 1 期(2021 年)。

¹³³ 见欧洲委员会、美洲儿童研究所-美洲组织、阿尔巴尼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卢森堡、马来西亚、黑山、卡塔尔、俄罗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士提交的材料。

¹³⁴ A/HRC/28/56 和 A/HRC/52/61 说明了所采取的广泛行动，本报告不再重复。

¹³⁵ “立即平等”组织, *Ending 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of Women and Girls: A Call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2021 年), 第 11 页。

¹³⁶ 见 A/C.3/78/L.19/Rev.1。

¹³⁷ 见 A/HRC/52/61。

数据集。¹³⁸ 训练模型和数据集的创建者必须纠正和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和过滤器，以抑制有害内容。¹³⁹

78. 首先，与其被动地依赖授权令、通知和删除程序，不如将报告侵权行为的责任从儿童身上转移到技术公司和在线服务提供商身上。¹⁴⁰ 因此，必须授权企业积极主动、迅速地实施具体的自动化和人工(手动)检测、删除和审核工具，并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通过其产品和服务发布或放大的任何对儿童有害、剥削和虐待的内容，包括识别实时虐待行为¹⁴¹ 以及犯罪者使用的账户。¹⁴²

79. 与儿童的对话表明，有必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明确说明如何报告虐待行为，并了解他们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包括保证他们的报告将得到迅速处理。一些儿童强调了在不同平台上浏览不同报告程序的复杂性，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感到沮丧，并让一些人不知道该向哪里寻求帮助。因此，在设计和实施技术时，应在内容审核和用户控制的审核设置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包括可靠的年龄验证和限制；父母控制；定期提醒用户注意危险并发出通知；限制互动，并将儿童的追随者名单保密；并对涉嫌犯罪者使用警告工具和开展威慑宣传活动。其他必要措施包括在平台内提供易于使用的报告、屏蔽和内容删除选项，包括保密和匿名报告功能；并确保提供方便儿童使用和适合年龄的用户安全控制措施，以及导向相关执法和儿童保护当局和求助热线的补救和适当的转介渠道。¹⁴³ 这些措施必须考虑到儿童的脆弱性、文化和语言需求以及处境。

80. 国家当局或监管机构应制定针对具体行业的强制性守则，在涉及所有现有和新兴技术的领域主动预测和执行儿童保护措施，特别是在尽量减少、限制和删除色情、性物化和有害内容方面。¹⁴⁴ 金融监管机构和情报部门还应制定规范性法规，并向执法机构提供可就其采取行动的金融情报披露，涉及可疑的儿童性虐待和剥削交易，包括通过虚拟货币进行的交易。¹⁴⁵ 特别报告员呼吁对侵犯人权的科技公司、在线服务提供商和/或其价值链规定严格的刑事责任。

¹³⁸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建议》(2022 年)。

¹³⁹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提交的材料。

¹⁴⁰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和保护儿童国际提交的材料。

¹⁴¹ 见厄瓜多尔、儿童监察员组织(Defensor de la Niñez)、国际司法团、促进透明伙伴组织和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⁴² 见促进透明伙伴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⁴³ 见哥伦比亚、卢森堡、西班牙、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⁴⁴ 见 eSafety、Plataforma Tres Voces por la Paz 和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新西兰分会提交的材料。

¹⁴⁵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及其国际司法团提交的材料。

加强调查和司法程序

81. 由于数字环境的无国界性质，犯罪者可能会选择在法律框架薄弱、无法了解这些犯罪的范围和严重性的司法管辖区¹⁴⁶或缺乏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¹⁴⁷开展活动。妨碍调查、司法和赔偿程序的其他因素包括：不承认受害者和幸存者；¹⁴⁸严格的证据有效性和管辖权标准；¹⁴⁹受害者和亲属处理复杂的技术程序，对其权利和可利用的简易报告机制的了解有限；¹⁵⁰公共服务部门关键的儿童保护单位大幅裁员；¹⁵¹向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全面持续应对和支助服务的资源和途径有限；¹⁵²境内和跨境合作脱节或不完善；¹⁵³受害者和幸存者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赔偿和补偿计划。严格的数据隐私法规和技术提供商对数据的保留时间短也会限制执法机构的能力。¹⁵⁴

82. 还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往往超出执法和司法官员的能力，他们往往缺乏财政资源、专业知识、专门培训和先进的技术工具，无法掌握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趋势，无法指导卧底行动、计算机取证、受害者身份识别、证据处理和追踪财务踪迹等行动。¹⁵⁵

83. 有效调查和起诉的最佳做法之一是，设立配备充足资源的多学科专门单位，包括法证技术人员、检察官和专门从事儿童权利、网络犯罪和法证面谈的心理学家。¹⁵⁶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在调查工作流程的不同阶段提供帮助。其中包括预防和威慑技术、内容生成、文本和语音分析、图像分析以及流程和工作流程优化。¹⁵⁷这将自动删除儿童性虐待材料，并减少个人在审查过程中接触有害内容的需要。¹⁵⁸

¹⁴⁶ 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司法所、斯洛文尼亚和儿童监察员组织(Defensor de la Niñez)提交的材料。

¹⁴⁷ 见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⁴⁸ 见 SLSN 和 ODI 提交的材料。

¹⁴⁹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剥削和虐待：东南欧人口贩运的规模和范围》(2022 年，维也纳)。

¹⁵⁰ 见萨尔瓦多和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⁵¹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新西兰分会提交的材料。

¹⁵² 见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⁵³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DEI 和 ODI 提交的材料。

¹⁵⁴ 见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和 SLSN 提交的材料。

¹⁵⁵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DEI SLSN、墨西哥国家人权机构、儿童监察员组织(Defensor de la Niñez)、Plataforma Tres Voces por la Paz、苏格兰生物统计学专员、Laura Lisita、哥伦比亚、黑山和卢森堡提交的材料。

¹⁵⁶ 见失踪和受剥削儿童国际中心及新西兰网络安全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⁵⁷ 见犯罪司法所、eSafety、国际儿童权利中心、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和 DEI 提交的材料。

¹⁵⁸ 见 eSafety 和国际儿童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84. 鉴于这些犯罪的跨国性质，必须通过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行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迅速合作和准确反应来应对这一现象。¹⁵⁹ 儿童希望看到国家层面的有效执法能够干预和打击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虐待行为，并对犯罪者施以严厉的制裁。¹⁶⁰ 全球监管标准和方法对于驾驭不同立法和监管框架的复杂性和确定其适用性，以促进标准分类，加强国际司法合作，避免延误和不一致，以及减少漏洞和小规模威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有组织犯罪方面。¹⁶¹

早期、全面和包容的公共卫生办法

85. 与儿童交谈的结果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得到父母、教师和学校辅导员的支持。然而，许多人承认，他们或他们的同龄人不会向这些机构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感到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因为他们害怕和担心说出真相的潜在后果，包括污名化和对受害者的指责。一些家长发现监控孩子的活动具有挑战性，或者不了解隐私设置和应用程序功能。¹⁶² 儿童们还指出，需要加强教育和社区运动，提高公众对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严重性以及如何安全使用数字环境的认识，包括促进健康和积极的性行为，消除只有陌生人才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观念。宣传工作必须超越家庭和学校环境，由传统和社会媒体平台承担责任，包括在线社区、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和报纸，以便就潜在危害向更广泛的受众发出警告。¹⁶³

86. 反复接触极端形式的过度性行为和色情材料会对儿童的发育产生重大影响，导致这种现象被淡化，并使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性互动的概念被扭曲。¹⁶⁴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儿童经常接触色情制品也与过去十年来性犯罪的未成年受害者翻了两番有关，因此产生了对建立在女童性从属地位基础上的固有暴力制度的需求。¹⁶⁵

87. 全面和长期的公共卫生方法对于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改变有害的社会规范、男性在性别中的地位、陈规定型观念和的家长作风至关重要。¹⁶⁶ 这些努力需要针对不同级别采取一系列供资充足、协调良好和持续的行动，以应对当前和长期的需要，重点是：通过学校教育方案和生活技能，包括全面的性教育，确

¹⁵⁹ 见马耳他主权骑士团提交的材料。

¹⁶⁰ 根据在编写报告期间与儿童的谈话。

¹⁶¹ 参见全球在线安全监管机构网络提交的材料。

¹⁶² 见地球社基线概况介绍，可查阅 www.terredeshommes.nl/en/publications/child-friendly-baseline-summary-factsheets-scol。

¹⁶³ 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 eSafety 提交的材料。

¹⁶⁴ 见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比利时分会、DEI、eSafety、欧洲法律与司法中心、Ordo Iuris 研究所和荷兰国家人口贩运和儿童性暴力问题报告员提交的材料。

¹⁶⁵ 见 A/HRC/56/48。

¹⁶⁶ 见哥伦比亚、西班牙、墨西哥国家人权机构和促进透明伙伴组织提交的材料。

保儿童的安全和增强儿童权能；¹⁶⁷ 向父母、照料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和支持；法律的实施和执行；社区参与和旁观者干预方案；解决“热点”、结构性驱动因素和不平等问题；收入和经济发展；以及方便儿童的响应和支持服务。¹⁶⁸

87. 因此，必须加强关键的一线和社会服务，包括社区系统，以确保不让任何儿童掉队。¹⁶⁹ 儿童性虐待问题专家中心对受儿童性虐待影响的儿童和成人的支持服务可用性进行的重要研究显示，自 2015 年以来，服务的等待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获得急需支持的平均等待时间为 6 个月。¹⁷⁰ 总的来说，每 9 项服务中就有 1 项的等待名单长达一年以上。此外，专门为男童和男子、残疾人、少数族裔背景的人、宗教团体和家庭内虐待或网上虐待提供的服务较少。由于严重延误和缺乏全面的持续支持，资源不足、人员不足和负担过重的支持服务可能会造成进一步伤害。因此，各国必须对关键服务进行长期、更多和可持续的资金投入，以便及时、充分地有效满足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

89. 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这些罪行的继续存在助长了将儿童视为性玩物的观念，并有可能加强对儿童有性兴趣的人的信念，即这是“正常的”，因为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兴趣。¹⁷¹ 解决根本原因需要促进早期干预方案、有效的咨询、治疗方法、认知行为理论方法、筛查与干预相结合，以及针对风险和实际犯罪人的治疗方案，以防止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和/或避免累犯，同时与刑事司法系统合作。¹⁷²

90. 应当指出的是，在线威慑宣传运动和警告工具减少了对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搜索总数，并将用户导向预防和治理支持服务，以改变他们的问题行为。¹⁷³ 大约 74% 的“转向自助方案”用户自我报告说，他们在开始该方案后减少使用或完全停止观看儿童性虐待材料。¹⁷⁴

91. 对使用技术实施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犯罪人的干预措施仍然有限，重点是成年男性犯罪人(主要是刑事司法系统已知的犯罪人)，为儿童、女性犯罪人或

¹⁶⁷ 世卫组织，《如何防止针对儿童的网络暴力？》(日内瓦，2022 年)。

¹⁶⁸ 世卫组织，《INSPIRE：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七项战略》(日内瓦，2016 年)。

¹⁶⁹ 见儿童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⁷⁰ Diana Parkinson 和 Milly Steele, *Support Matters: The Landscape of Child Sexual Abuse Support Servi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巴金赛德，儿童和性虐待问题专门知识中心，2024 年)。

¹⁷¹ 见 [CRC/C/156](#)。

¹⁷² 见 [A/HRC/31/58](#)。

¹⁷³ 见 Lucy Faithful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⁷⁴ Suojellaan Lapsia, “Feedback from users suggests that ReDirection Self-Help Programme successfully decreases CSAM use”, 2022 年 12 月 13 日。

犯罪人的支持网络(如家庭成员或朋友)提供的支持有限。¹⁷⁵ 还应深入了解施害行为分析和人员情报,以研究策展人在使用技术产品进行犯罪活动时的意图。

92. 从历史上看,成年人被认为是最常见的犯罪者,但现在这包括了同伴之间的暴力。¹⁷⁶ 对暗网犯罪者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犯罪者第一次看到儿童性虐待材料时未满18岁,近40%的犯罪者第一次看到儿童性虐待材料时未满13岁。¹⁷⁷ 因此,必须更好地理解 and 关注这一新出现的关切,以支持儿童(重新)形成健康的性行为。¹⁷⁸

六. 结论和建议

93. 由于不同类型的平台被用于买卖儿童、儿童性虐待和剥削的不同目的,滥用技术所造成的现有和新出现的危害持续增长。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和犯罪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改变和调整其作案手法,以锁定目标受害者。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当前法定和执法制度的有效性的质疑,特别是考虑到在数字环境中虐待和网络攻击的现象很容易出现。

94.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有效监管、确保产品安全和实施全面的公共卫生办法,这一现象将因先前存在的不平等而进一步加剧,导致更多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对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儿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95. 各国政府、执法机构和民间社会继续努力跟上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复杂的犯罪活动的最新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一现象可能产生长期后果,损害名誉,并成为虐待和侵犯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尊严、隐私和性完整的永久记录。它还增加了已知受害者和幸存者再次受害的可能性,以及最初不是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受害者的儿童受害的可能性。

96. 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应对这一问题,技术公司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做很多事情。儿童有权在任何地方都感到安全。因此,特别报告员提出以下建议。

97. 关于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特别报告员建议如下:

(a) 建立明确和全面的立法框架,制定具体条款,按照国际人权标准,禁止数字环境中一切形式的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并将其定为犯罪;

(b) 确保国家立法不将买卖儿童、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定为刑事罪犯;

¹⁷⁵ Derek Perkins 等人, *Interventions for Perpetrators of Onlin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 Scoping Review and Gap Analysis*(2018年,儿童性虐待专家中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巴金赛德)。

¹⁷⁶ 见 Lucy Faithful 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⁷⁷ 见 www.end-violence.org/safe-online。

¹⁷⁸ 见荷兰国家报告员提交的材料。

(c) 对利用技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和性剥削而获利的行业和企业，包括未能评估和减轻侵犯人权行为的行业和企业，实施严格的刑事制裁；

(d) 制定全面、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政策框架，专门处理技术助长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问题，并确保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能力建设和跨学科和跨部门(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活动的协调；

(e) 建立定期评估和监测机制，以便系统和充分地评估预防性干预措施和战略的影响；

(f) 优先考虑创新的、基于成果的预防和公共卫生战略，解决结构性和系统性不平等问题，并接受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减少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方面的问责。

98. 关于管理和监督，特别报告员建议如下：

(a) 建立和加强主管国家机制或监管机构的权威，以制定行业特定的守则，并对现有和新兴技术实施适当的监管监督，包括人工智能模型、虚拟货币、沉浸式技术和端到端加密技术，以确保按照正当程序和法制建立适当的儿童安全机制；

(b) 采取措施，确保所有技术公司采纳并遵守人权保障措施，健全的年龄验证和适龄的系统，儿童友好的内容审核以及遵循最高道德标准的转介和支持服务途径，将隐私和设计安全置于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部署、运营和营销的最前沿，以确保此类应用或产品不会助长或扩大对儿童的买卖、性虐待和性剥削；

(c) 确保将儿童权利纳入商业模式和价值链的主流，包括落实儿童有意义的参与、保障程序、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对任何针对儿童的有害和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d) 切实采取措施，确保技术公司投资、尊重和持续关注能力建设，以便按照《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在其活动、业务和商业关系中履行尊重人权的责任；

(e) 确保托管应用程序和服务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定期审查并只接受符合安全标准的应用程序；

(f) 确保数字环境中的威慑宣传运动和警告工具在所有平台上都得到推广，将行为有问题的用户引向预防和治疗支持服务。

99. 关于诉诸司法和支助服务，特别报告员建议如下：

(a) 为个人、机构、企业、执法当局和私营部门建立全面和可利用的报告和转介系统，并通过促进司法系统与儿童保护、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其他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确保这些系统的使用；

(b) 分配充足且可持续的资金，以提供和维持转介和支持服务，包括 24 小时帮助热线等机制，为线下和数字环境中发生的买卖、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和咨询服务；

(c) 确保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对报告进行筛选，以确保采取适当和及时的后续行动，并确保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避免不必要的拖延，以避免使儿童处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

(d) 确保受信任的举报者和求助热线获得法律授权，能够主动搜索内容并通过向科技公司和在线服务提供商举报要求删除内容；

(e) 鼓励没有热线或电话设施的国家与现有组织合作，建立一个可访问的国家报告机制，让公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报告疑似儿童性虐待和剥削行为；

(f) 为技术促成的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紧急临时赔偿措施提供资金；

(g) 确保需要参与刑事司法程序的儿童得到适合其年龄、对性别和儿童问题敏感的支持和咨询，以便在诉讼的所有阶段为他们提供协助；

(h) 消除在受害者和幸存者诉诸司法时可能造成二次受害的程序性障碍，并确保提供保障，包括可能阻止受害者寻求司法解决的诉讼时效，并确保提供便捷的对儿童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投诉和报告机制；

(i) 提供了解创伤情况的治疗服务和资源，以促进技术促成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康复，包括为他们提供护理、康复、复原和重返社会以及同伴支助；

(j) 确保受害者和幸存者能够获得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培养同情和理解的文化，支持长期可持续的安排，以减少再次创伤的风险；

(k) 建立和支持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倡导者和活动家的工作，以便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专门的支持和服务；

(l) 促进早期干预方案、有效的咨询、治疗方法和筛查，并结合针对潜在和实际犯罪者的干预和治疗方案。

100. 关于研究与合作，特别报告员建议如下：

(a) 在国家一级开展研究，提供全面的循证数据，为保护和回应技术促成的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受害儿童和幸存者的需求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信息；

(b)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分享与保护受害者和逮捕犯罪者有关的情报和信息，支持各国、国际组织和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和联盟；

(c) 通过一个致力于加快企业责任行动和消除技术助长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全球多边机制，鼓励分享协议、框架、做法、数据分析、专门知识、分

类、报告系统、技术设备和处理能力，以促进国际合作，同时考虑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儿童各自的多样性、需求、情况和脆弱性。

101. 关于儿童参与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鼓励儿童参与决策和技术标准制定进程，让他们参与并增强他们的权能，分享他们关于有害行为的想法和知识以及报告和预防有害行为的方法，并建议考虑他们的建议，特别是在设计、部署和操作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因为这反过来将提高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

102. 关于知识共享、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特别报告员建议如下：

(a) 促进从幼儿期开始的强制性数字素养和学校教育计划，内容涉及负责任的网络行为、相互尊重、健康的性关系、网络安全、隐私和安全，以提高儿童更好地保护自己(及其同伴)免受伤害的能力，帮助他们避免可能在网上遇到的风险并作出适当反应；

(b) 在数字环境和离线环境中传播适合儿童年龄、成熟度和当地语言的方便儿童使用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安全信息，使他们了解利用技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危险，包括报告机制、保护服务和因所受伤害而可获得的补救措施；

(c) 为父母、照料者、教师和学校辅导员提供充分的能力建设、教育、培训和支持，以确保对数字环境中的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事件作出迅速和知情的反应；

(d) 利用视听材料开展媒体宣传运动，描述和加强与家庭和学校环境以外的儿童保护有关的规范和价值观；

(e) 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和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学习材料中增加关于买卖儿童、儿童性虐待和剥削问题的宣传；

(f) 提供培训，加强包括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医生、治疗师、教师、执法人员、律师和法官在内的专家的能力，以有效地查明、发现和调查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性剥削，拯救受害者，起诉和制裁罪犯；

(g) 在司法部门开展有关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所遭受伤害的培训，包括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和情感健康的伤害，以便司法部门能够更好地确保向儿童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适当的补救措施，例如提供赔偿、心理支持和康复服务。